

楞伽經

《入楞伽經》(*Laṅkāvatāra-sūtra*) 是一本難讀的經典。

說它難讀，並非因為經中的名相深奧，而是因為它的主旨難明。

本經在漢土傳播，有三個主要系統。兩個屬於禪宗，另一個為法相宗。禪宗與法相宗，在見地與修持取向上本大異其趣，卻同時以本經為依止，足見兩宗對本經主旨的體會，已各有不同的觀點。至於禪宗兩系，古師以一乘教講說本經，謂係據南天竺所傳；後來則改用《攝大乘論》(*Mahāyānasamgraha*) 講說本經。同一禪宗，對本經竟亦有不同的觀點，更可見經義之難明也。

印度論師中，屬「瑜伽行中觀派」(*Yogācāra-Madhyamaka*) 者皆重視《入楞伽經》，如入西藏初傳佛法的寂護 (*Śāntarakṣita*)，即謂經中的〈總品〉已盡攝大乘佛教義理。至於西藏密宗甯瑪派，其最高法門「大圓滿」，即依《入楞伽經》作為基本經典。這樣一來，便更增加了本經的複雜性，其主旨似更模糊。所以一向以來，學者皆謂《入楞伽經》難讀。

籠統的說法，便謂《入楞伽經》是結合如來藏與唯識思想的經典。然而這樣標定本經的主旨，實嫌簡率。蓋經中處處說「如來藏藏識」，「藏識」即是阿賴耶識，由是自可說之為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結合。但這樣說時，卻只實為皮相而已。問題在於：經的要旨不能輕輕地用「結合」一詞來交代。如何結合？轉出甚麼義理？這義理代表甚麼樣的修持見地？如是種種問題，主「結合」說者卻都未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。

若據藏密甯瑪派的觀點，本經實主說如來藏。《入楞伽經》本已明言，釋尊下降楞伽演說自內證智境界，此境界便即是如來藏。亦可以說是釋迦的心識狀態，然而佛的心識狀態，已不稱為識，通常皆稱之為「智」。

然則何以卻會牽涉到藏識呢？

《入楞伽經》對此其實已很明顯，一切如來的智境都無可說，亦且不可思議，以其已超越識境的語言文字以及一切概念，不過，如來的智境亦非不食人間般茕然獨存，凡有智境，必同時自顯現而成識境，這個識境，周遍一切處、周遍一切界，用現代語言來說，即是自顯現而成一切時空的世界。——關於這點，由於時代限制，於口耳傳承中便說之為「甚深緣起」、「極密緣起」，亦即四重緣起中的「相礙緣起」(一切時空皆因應其相礙局限而成顯現)。

所以，如來藏這佛的智境，在我們的時空世界便自顯現而成為藏識。因此，《入楞伽經》是這樣來定義如來藏的——「名為藏識的如來藏」(*tathāgatagarbha-ālayavijñāna*)。不過，在舊譯三種《入楞伽經》中，都譯失了句義，依然籠統因循譯為「如來藏藏識」，遂令智境與識境的關係不明。筆者已據梵本將本經

重譯，目前復依藏譯及日譯作出修訂，希望一年後能夠出版，讀者若能讀此新譯，自當對「如來藏藏識」有決定性的理解。

如今，但依古義一說如來藏——簡單地來說，「如來藏」其實有三種境界：佛的心識法爾不受污染，我們將這種境界名之為「不空如來藏」；菩薩藉修習力，可令心識當下離諸煩惱污染，我們將這種須藉修習作為基礎的當下離垢心識，名之為「空如來藏」；凡夫心識必受污染，我們將這污染的心識境界，名之為「藏識」。

所以《入楞伽經》處處提到「如來藏藏識」這一名相，實在並非是將如來藏與藏識二者「結合」，它其實是用這名相來統稱上述的三種心識境界，用來顯示如來的內自證智境，以及由修習力而能成顯現的菩薩心境，與內自證智所自顯現的識境。

甯瑪派這種見地，在西藏本土亦已隱晦，是故許多得「大圓滿」傳承的喇嘛，於著述時都未將之表出。這隱晦有其歷史原因——

西藏初傳佛教之時，漢土禪宗和尚摩訶衍入西藏傳法，得沒廬王后信仰。可是在辯論時，摩訶衍卻輸了給印度瑜伽行中觀派的論師蓮花戒（Kamalaśīla）；加上沒廬王后後來又毒死自己的親子，西藏臣民對她非常反感，因此便造成藏土傳法須忌諱禪宗的局面。

還不只這樣。藏密格魯派（黃教）草創時期，跟覺囊派競爭得很劇烈。他們都傳「時輪金剛」，然而在見地上卻大有差別。覺囊派主如來藏「他空見」之說，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大士卻主中觀應成派之說，由是兩宗便勢成水火。後來格魯派執掌政權，便逼覺囊派改宗，此派一廢，藏密論師談如來藏時便十分小心翼翼。

甯瑪派受到上述歷史因素的影響，因此對「大圓滿」的如來藏思想便只重口傳。雖然，甯瑪派的如來藏見地不同覺囊派，覺囊派持「他空見」，跟甯瑪派的「了義見」不同，但受到壓力則只有輕重之別而已。然而一旦掌握了這有關如來藏的見地之後，再讀甯瑪派祖師的論著，便會覺得許多論著其實已貫串了這個見地，只不過未白紙黑字地將之寫出來而已。（唯據敦煌出土資料，則甯瑪派古師卻未受歷史因素影響，所以亦有些文獻，白紙黑字表明如來藏這一見地。可是這些文獻皆未繙譯為漢文，姑置之不論。）

由甯瑪派的如來藏思想，可以解釋《入楞伽經》的傳播分歧。

甯瑪派的「大圓滿」，本屬印度瑜伽行中觀派的修習（當時則未有「大圓滿」之名）。這一派修習的特點，跟瑜伽行派不同之處，在於不以「轉識成智」為究竟，而瑜伽行的唯識今學派則以之為究竟。然則二家卻亦有相同之處，即同樣重視心識境界。由是即可說明為甚麼法相宗會將《入楞伽經》視為本宗所依的經典，這應該是秉承印度瑜伽行派論師的傳統。

至於漢土禪宗，由初祖菩提達摩起，至五祖弘忍，以及與六祖慧能同時的神秀，都一直重視《入楞伽經》，這即是因為禪宗古師的見地，實同藏密甯瑪派「大圓滿」

的見地，皆以心識當下離垢為修持目標。後來禪宗改用《攝大乘論》來說《入楞伽經》，實已偏離了印度論師的傳統，也可以說是對禪宗古師的離異。

本經「導讀」，即以甯瑪派的見地作為根據。由此見地，可認為本經實全說如來藏。——也可以這樣說，本經實演說佛、菩薩、凡夫等三種心識。持這見地以讀《入楞伽經》，即無杆格難通之處。如若不然，只在名相上做工夫，或只依唯識的觀點來詮釋，恐怕都未能通達本經的要旨。因此「導讀」中所發揮的如來藏思想以及《入楞伽經》經旨，對漢土學者來說應該有一份新鮮的感覺。然而我們卻不妨持此觀點來研讀四祖道信以上的禪宗祖師論述，當會發現，他們的觀點即與此見地吻合。

至於甯瑪派祖師的論著，則可用龍青巴尊者的《心性自解脫論》(*Sems nyid rang grol*)、《法性自解脫論》(*Chos nyid rang grol*)及《平等性自解脫論》(*mNyam nyid rang grol*)為例。若持上述觀點研讀，便當於見地上生勝解。——凡夫具心性；菩薩具法性；佛具平等性，然而自性圓滿清淨則一，故任從一路而入皆可證自解脫。這便與前說如來藏的見地一致。這個說法，亦即釋尊所說的三解脫門——空解脫即心性自解脫；無相解脫即法性自解脫；無願解脫即平等性自解脫。

甚至持此見地來認識唯識學說，也會領悟到，這是對凡夫心識，以及對修行時所現的心識境界，作一系統分析。蓋行者必須對心識境界有所確認，始能談得上心識修習也。

由此可見，《入楞伽經》所貫串的，實為佛法修習的最高法門，以當下自解脫為目標。這法門，亦即是文殊師利菩薩及維摩詰居士所演說的「不可思議法門」。

希望本文以及「導讀」，能破解學者對《入楞伽經》的疑難。若有少分利益，應當感謝甯瑪派近代法王敦珠無畏智金剛尊者的教導。

西元一九九五年歲次乙亥秋初版序
西元一九九八年歲次戊寅四月台灣版序
西元二千又四年歲次甲申五月修訂版序